

辛亥
百年祭

民国大江湖

话说袁世凯

徐刚 著

百年心事总悠悠，壮志当时誓未酬。野老胸中负兵甲，钓翁眼底小王侯。
思量天下无磐石，叹息神州变缺瓠。散发天涯从此去，烟蓑雨笠一渔舟。

袁世凯

作家出版社

民国大江湖

话说袁世凯

徐刚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大江湖：话说袁世凯/徐刚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84 - 5

I. ①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袁世凯 (1859 ~ 1916) - 传记 IV. ①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8614 号

民国大江湖——话说袁世凯

作 者: 徐 刚

责任编辑: 姜 琳 钱 英

装帧设计: 孙 俪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0 × 24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9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84 - 5

定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：历史是伟人的传记

序者，引言或导读之语。本书所记为一百多年间人与事。其要者：号称“天朝大国”之清王朝土崩瓦解，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亦遂告结束，由是生出民国肇建之始的各种新潮旧流，各路仁人志士，及其合纵连横，聚散纠结，文采风流。其人物也众，其事件也繁，且为世纪之交，新旧杂陈，斑驳陆离可知。笔者以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袁世凯为传主，记其生平之概要，以他们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，而宕荡，而起伏。窃以为，有此三公则旧朝崩坍、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矣！

然民国从何而来？康梁何功之有？袁世凯缘何而出？

每每念及古希腊贺拉斯“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”一语，便心有震颤。哲学非我所长，虽不能确切地解释贺拉斯之语，却总会生出感慨：人是健忘者，我等概莫能外。古西哲所言，是否有时光久远之后历史被遗忘的苍白淡薄之意？如是，则时光之矢把往昔推向遥远更遥远，而不古人心将坠入深渊更深渊！不堪设想者为：我们寄居的世界一旦失去历史的缤纷万象，进化更替，生灭故事，其厚重与智慧顿没，其价值几何？因此故，我中华大地上一百年前之苦风凄雨，悲壮惨烈，晚清当国者的愚顽贪婪，不能不记。此一时期的黑暗与屈辱，萧公权先生在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中有如下概述：当时清王朝“根深蒂固之闭塞风气，非自身力量所能打破，必俟外患频来，痛惩深创，然后天朝之迷惘，始憬然以觉。首以鸦片战争，继之美法联军，与甲午之役，加以台湾等地之丧失，江宁、天津、马关之辱国条约之签订”等等，丧权辱国，罄竹难书。割地一割再割，赔款一赔再赔，列强环伺，乃至登堂入室，瓜分豆剖也。再加之天灾频仍，苛捐杂税，流民哀号，饿殍遍野。是时也，民不聊生，国将不国，中华大地

上遍布悲愁困苦、焦灼愤怒之干柴，于忧时伤国之人心之灼烤下，中国，你在等待什么？“始憬然已觉”者何在？

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，在任一沉闷幽暗之历史时期，期待也者，憬然而觉者，皆离不开伟人之精神火光。中国的期待，可谓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近代西方之思想及科学知识，自明代传教士及徐光启等先行者开启蒙之始，又经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堵塞、苟延，其间虽有短暂之洋务运动兴起，而国家积弱，一败再败的结果已如前文略述。不妨说，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鲜有的几近亡国之耻辱史。人们渴望变革，希冀着有光于黑暗中烧出一条裂缝来，有能使干柴成为烈焰的精神之火之迸射者，可以寻觅救国图强之路。有清一代，也曾有过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呼唤，以及从陈腐守旧中拔起而放眼环球的星火闪烁，若林则徐、魏源、龚定庵等，但随即为暗夜吞没，昏聩依旧，腐败依旧。直至康有为先是于万木草堂讲学课徒，广布知识，再以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力拔封建专制赖以维持之千年道统，若春雷之先出，风暴而继作，是有康梁“公车上书”、“戊戌变法”、“百日维新”之文化与精神之火光，谭嗣同被砍头时的血，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其时，孙中山、黄兴等亦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为口号，奔走起事，倡言革命。然后是楚望台下枪声，清廷惶急之下，袁世凯应运而复出矣。

想起了卡莱尔所言：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叫喊：‘看这不是木柴燃起的火吗？’”卡莱尔并且告诉我们，所谓伟人就是“离开了他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光”，而“一代人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这一精神之火光的普遍无视。”善哉斯言！倘若没有精神之火光，何以让形同死灰之人心激活跳跃？何以使沉闷死寂之社会稍有活气？又何以显露腐朽败亡之原形？谈何变革！谈何图强！谈何新民！这样的变革大势所趋也，既无可避亦无可免，其性质，如梁启超所言“以复古为其职志，相类欧洲之文艺复兴。”

有论者谓所有的伟人都是孤独的，此其心境也，然其必有言说，必有论著，其文扛鼎，其思浩荡，文起百年之衰，思接千载先贤，云何独孤？伟人之诞生，必经历漫长岁月之磨砺，中西文化之累积，且必具有非凡之天资，蓄之既久，刚柔相摩，火光出矣。干柴既成烈焰，一个或几个伟人的身后必定是一群仁人志士，应先知之声而共鸣之。民国，乱世也且短

暂，然各种人物，各有心性，各具怀抱，各领风骚，其思想之活跃，识见之高远，著述之丰富，人物之众多，后世所不及，且皆具共同之愿望：救民于水火，富强我中国，钩沉茫茫史料，笔者似乎得见，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，其先知先觉，能发精神之火光，大异常人；而举凡七情六欲，则无异也。更有可称之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，但，因为他们发出的火光，或其开辟之功，我依然拥护卡莱尔所言：“历史是伟人的传记。”

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，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，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，后来人一读再读，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，人物行止，文字语境，可以为镜，可以外视内省，可以悲声落泪，可以会心一笑……如此这般，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。当今之世也，物质挤压，精神贫乏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，文化夜以继日沉沦，有此承接，或可使日渐平庸、行将枯槁，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，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，荒草重绿之机。

读者诸君啊，抚今思昔，不过百年，然哪有比忘却我民族曾有之先知与伟人更可叹？更可惜？更可悲者？当你翻开书页，其春秋更替、风雨晨昏中的一枝一叶，倘能使君心摇曳，并与任公共一叹：“史也，史也！”则笔者万幸、书之不尽。

是为序。

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

目 录

序：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/ 001

第一章 风云变幻 / 001

第二章 洹上垂钓 / 015

第三章 慷慨歌燕市 / 029

第四章 楚望台下子弹飞 / 040

第五章 也有风雨也有晴 / 055

第六章 1912 年 / 070

第七章 玫瑰与刺刀 / 087

第八章 宋教仁之死 / 101

第九章 一统天下 / 116

第十章 袁世凯问：何谓大手笔？ / 130

第十一章 太炎先生 / 149

第十二章 “二十一条”与“筹安会” / 163

第十三章 高处多风雨 / 185

第十四章 这个冬天真冷 / 210

第十五章 项城末路 / 230

第十六章 话说功过 / 244

尾声：民国的星空 / 256

章太炎 / 256

杨 度 / 261

杨仁山 / 265

方地山与夏丏尊 / 266

李叔同 / 270

赛金花 / 272

袁克文 / 275

徐世昌 / 284

跋：我离民国有多远 / 293

第一章 风云变幻

1898 年的第一场秋雨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问：“外面炒豆儿似的，什么声音啊？”

中国是该有点儿声音了。

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，中国历史上的几则剪影——

1898 年 6 月，北京的一个夏夜，热风蝉鸣，闷得很。

光着膀子摇着扇子喝着凉茶的老少爷们儿，这会儿正数落着天气，胡同口的树阴下、竹榻上，北京人也缺了点儿往昔的礼数，坐着，欠一欠身子算是打招呼了：“吃了吗，您？”

南天有闪电。

“嘿，这闪电打得不是地儿哟，南闪火门开，北闪雨来来，得，明儿个接着烤。”

闷热笼罩着北京，雷霆也正悄悄走来。

紫禁城养心殿。

光绪帝正在翻阅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五书》。

翁同龢垂手立于案侧。

光绪问：“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是哪一年？”

“回皇上，本朝十四年，后又有‘公车上书’之举。”

“写些什么？”

“变成法，通下情，慎左右。”

“好！谁给‘淹’了的？”

“臣不敢说。”

光绪略一迟疑，欲言又止，便不再追问。继续翻阅康有为的上书：“‘瓜分豆剖’啊，康有为说的，军机大臣呢？文武百官呢？宗室亲贵呢？清流断绝，言路闭塞，国将不国！”

光绪仰天长叹。

“皇上息怒，变法图强，正其时矣！”

“传我的旨，康有为再有上书不得扣压不得延误，谁‘淹’斩谁！”

“是，臣即去知会军机处。”

“慢！你安排康、梁见朕一面。”

“皇上，”翁同龢惊喜中又有犹豫，“按祖制旧例，皇上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，康有为眼下为工部主事，梁启超还是一介布衣。”

光绪：“无妨！变成法，由此为始。”

光绪继续翻阅康有为的上书。

光绪闭目沉思。

拂之不去的一个书生一介寒儒的铿锵之声：

……民日穷匮，乞丐遍地，群盗满山。即无外衅，精华已竭，将有他变。

伏莽遍于山泽，教民遍于腹省，各地会党，发作待时，加以贿赂昏行，暴行于上，胥吏官差，蹙乱于下，乱机遍伏，即无强敌之逼，揭竿斩木，已可忧危……金田之役，将复起矣！

光绪拍案：“朕不做亡国之君！”

光绪这一声怒喝，是光绪还有血性企图重整朝纲，而究其实质，却更是大厦欲倾之际的悲号。光绪年间的的不平等条约之多，史所罕见，到1898年止，计有《中日马关条约》、《中日辽南条约》、《中俄密约》、《中德胶澳租借条约》、《中俄旅大租地条约》、《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》等。

光绪四岁就任大统，由慈禧垂帘听政至1889年光绪大婚，始归政，上

述种种将为历史、后人所唾骂的丧权辱国之约，均是下臣所为慈禧首肯，而那条约的末尾使丧权辱国丧得辱得更有“权威”性的是大清皇帝光绪的印鉴。

归政是归政了，大权依旧旁落，对光绪来说，慈禧的威严、权势，乃至慈禧的身影，都是巨大如泰山压顶的阴影，光绪想走出这阴影，他找不到阳光。

甲午之役，光绪倾向于主战一派。

慈禧端起盖碗茶，轻轻地说了句：“议和就议和吧。”

割地赔款，山河破碎，似乎是永无休止了。

《崇陵传信录》记载道：

上既亲政，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，间日往请安。每日章疏，上阅后即封送园中。

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，找不出第二个女人如慈禧的恋栈权柄，自然也不会有第二个皇帝像光绪那样名为君临天下、实则一筹莫展的了。

光绪并不甘心。

《马关条约》签约后，光绪再一次读罢条文，禁不住怒容满面，问力主议和的李鸿章：“尔身为重臣，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？台湾一省送予外人，失民心、伤国体！”

光绪虽说一事无成，却还留得真言在：治国之道千般万端，决不可“失民心、伤国体”。

李鸿章叩头如捣蒜。

他能说什么？

国势式微，非他之故。几朝重臣、多少年封疆大吏，他怎甘心做败军之将？正因为看到马上夺天下的八旗子弟连战马也上不去了，他才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，目睹朝纲不振，挥霍无度，他不能说他不敢说。他知道自己老了，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失败了，而满清王朝也大势已去！

知其不可为而奋力为之，光绪柔弱的一生，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尽管日见遥远依然闪烁的生命烛光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4月23日，光绪颁发《明令国是诏》，从上而下诏令变法，告示天下。

4月28日，光绪于颐和园单独召见康有为，这实在是非同小可。一则光绪置祖制旧例于不顾宣召康有为至大内皇极之殿，二则还是独对，即单独召见，大凡皇上对某一大臣极为信任而又需要决定军国大事之际，才少有人臣能得此殊荣的。

军机处内，这一日气氛格外紧张。

一声“叫起”：“召康有为上殿”（详见《先知有悲怆——追记康有为》。作家出版社）。

不日，光绪又发上谕，命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，参与朝政。

慈禧太后面部一阵抽搐。

时年62岁的太后患有面部麻痹症，这不是大病，却是一种老态的预兆。佛爷也会老，这对太后来说实在是一大憾事。年轻、美貌、权力、富贵，她缺一不可。因而太后在平时，最不愿意臣下看见她的老态、她面部肌肉的抽动，当岁月开始向她的威权作出挑战之后，她有了更为强烈的活下去活得好的冲动。

只有在她的晚年，这个老妇人才感到了时间的紧迫。

频频地召见亲贵大臣。

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官道，整日里兵丁吆喝、尘土飞扬。

颐和园的东大门紧闭着。

这是太后和皇帝进出的门，轻易不开启。庆亲王奕劻领头，依次是载漪、端方、刚毅、荣禄、潘祖荫等，从侧门鱼贯而入，步履匆匆。

进了仁寿门便是仁寿殿。

李莲英一声“叫起”。

众大臣三跪九叩长拜于慈禧座前，号啕大哭。

慈禧稍一沉吟：“说话！我还在呐。”

哭声顿止。

奕劻：“禀告圣母皇太后，康有为乃南海布衣，狂人狂言竟为圣上恩宠有加。祖制全废，朝纲顿失，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。如此下去，皇城大内，眼看要为一班维新狂人统领，大清祖业，皇天后土眼看不保。臣等恳请太后回銮训政，上为宗庙所计下为臣民所望，挽狂澜之既倒，非太后莫属。”

载漪：“宁可亡国，不能维新。”

昆明湖中蒸腾而上的水汽，沿着排云殿拾级而上，向万寿山弥漫。

光绪诏令变法的第二天，即6月12日，慈禧太后从颐和园仁寿殿传旨：将翁同龢开缺回籍。

翁同龢，同治、光绪的两朝帝师父，慈禧是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了，光绪何尝不知，这是一个信号。68岁的老夫子离京前最后见光绪一面的请求未能获准，离京之日，大雨滂沱。他朝着紫禁城方向跪拜毕，老泪纵横而去。

紧接着慈禧又命直隶总督荣禄兼北洋大臣，统领北洋重兵，拱卫京师。

光绪已经无路可退了。

他从慈禧把北洋大臣一职重托给荣禄这一举措上更加明确地感到，太后权倾一时，亲贵专权朝野的局面，其实没有任何改变。光绪决心再往前走，以大统、君皇之尊，与太后一决雌雄。光绪眼下的困惑是：在有了康有为等维新派助一臂之力后，他还缺一个能征善战足以号令三军的武将。

他想到了袁世凯。

康有为也想到了袁世凯。

1898年9月11日，光绪发上谕：“电寄荣禄，着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。”

9月16日，光绪在颐和园单独召见袁世凯。光绪语多关切，详细询问了小站练兵的情况，从着装、军饷一直到军纪是否严明，多有垂询。光绪

并且谆谆嘱咐道：“甲午之役，割地赔款，朕之大辱，国之大耻。自古有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朕百思而不解大清兵丁何以总是一败涂地？而今小站练新军，此乃以新法养兵，养精兵养不骄不躁不败之兵，此等大事必得有精忠报国之士苦心经营之。”

光绪并暗示袁世凯可不必受荣禄节制：“重要军情随时报朕得知，亦可进京陛见。”

光绪并破格授袁世凯候补侍郎。

袁世凯谢恩毕，冷汗淋漓地步出宫门。凭他的机敏、凭他对清廷官场的洞悉，他知道他已被卷进了帝后之争中。皇上殷殷重托，不能不听；太后冷冷威权，不能不惧。他坐在轿子里，恍如行走在悬崖之上，跌落一步便是五里雾中。

这只是片刻之间的思虑。

袁世凯当然知道机会到了，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，大幸与大难同时叩响了他的门，大机会必有大风险。

袁世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
光绪玩真格的了！

在颐和园玩，玩给慈禧太后看，在慈禧的眼光里，这个儿皇帝找死是找定了。

谁不知道袁世凯是荣禄的亲信？

袁世凯一进北京，那一边太后也闻出了火药味儿，当即电告荣禄将亲信军队作了紧急布防：董福祥部进驻长辛店，聂士成部进驻天津。荣禄并急电召袁世凯火速回天津小站。

9月。

颐和园里秋风乍起。

午间，乐寿堂一片宁静，从四格格住的望云轩里走来一个小太监，轻声细语地对乐寿堂的太监说：“四格格关照，看样子要变天，赶紧关窗户、放帘子，别吵了老佛爷。”

天忽然阴沉得要哭。

1898 年的第一场秋雨。

午睡的慈禧太后还没有起床，滴滴答答的雨声从疏枝密叶间的琉璃瓦上传来。

慈禧醒了，她轻咳一声：“小李子。”

“嘘。奴才在。”

“外面炒豆儿似的，什么声音啊？”

“回老佛爷，今几个天降第一场秋雨，放雨点儿那阵子轻轻的，准是天老爷吩咐那些小雨点儿要轻手轻脚，别惊动了老佛爷。这不，老佛爷您醒了，雨点儿也欢了，明几个秋风里菊花黄了，您就可以遛弯儿赏菊散心了。”

慈禧梳洗罢，抿了一口参汤。

这是乐寿堂，吉祥之地，慈禧让那一小口参汤在舌尖慢慢品味，什么都要品味，衣食住行概莫能外。慈禧的威严是怎么来的？让人品味出来的，太后很得意，那品味里可有大学问。在紫禁城，慈禧非储秀宫不住，因为储秀宫给她带来了幸运，她替咸丰帝生的儿子、后来继位的同治帝便是在储秀宫降临人间的。这是她唯一货真价实的本钱，一来表示对先帝的眷恋，不忘先帝雨露之恩；二来让别人记住她对同治帝的养育之恩，以彰显自己的仁慈。不这样一手抓两个皇帝，对内何以折服六宫，对外何以号令臣民？至于眼下的乐寿堂，那是乾隆做太上皇养老的地方，慈禧以乾隆自许，乐寿堂当然非她莫属了。

慈禧沉思的时候，常常要吸水烟。

敬烟的是宫女荣儿，慈禧习惯左边含烟嘴，荣儿站在老太后左侧两块方砖远处，装好金黄的烟丝，用右手托着烟袋，把烟嘴送到太后嘴边，左手再把烟眉子一晃动，用手拢着明火的烟眉子把烟点着。

吐出一口烟，慈禧看着缕缕青烟散去，半闭着眼，将自己右手的大拇指搭在左手的食指上，两片指甲像在抚弄也像在角逐。

左臂右膀，十指连心。

李莲英心里一惊。

慈禧又开口了：“我听这雨点儿，怎么像打枪子儿似的？”

“回老佛爷，现今大清国的枪子儿，十有八九在袁世凯那儿，您传个话让他看严实点儿，不就得了？”

是夜，秋风一阵紧似一阵。

天要变冷。

9月18日夜，京城万籁俱寂。

谭嗣同面有忧色匆匆来到法华寺——袁世凯的寓所。

袁世凯屏退左右。

谭嗣同开门见山：“大人，皇上恐有不测。”

袁世凯惊讶地：“何至于此？”

谭嗣同：“大人以为皇上何等人也？”

袁世凯：“少年明君，旷代圣主。”

谭嗣同：“西太后要借赴天津阅兵之机，废皇上、再垂帘，大人从未耳闻乎？”

袁世凯：“道路传言，虽有所闻，却不敢全信。”

谭嗣同：“若我奉告大人此言不可不信，大人将如何处之？”稍等，意犹不足，谭嗣同从红木太师椅上站起来，语气若铁：“上方有大难，今日中国可救皇上者，唯足下一人。足下欲救之则从速，不欲救之则现在即可取我首级送往颐和园，换得荣华富贵。”

袁世凯骤然厉色：“君以袁某为如何人哉？圣主乃吾辈共事之主，仆与足下同受皇恩，救护之责，袁某愿共担。”

谭嗣同毕竟书生，听了这一番话立即从衣袖里取出密诏：“今朕位几不保，汝康有为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等，妥速密筹，设法相救，朕十分焦灼，不胜企望之至。”康有为是9月18日接到密诏的，当晚“经划救上之策”，与会的有谭嗣同、杨锐、梁启超、康广仁、徐世昌，传阅光绪密诏后，顿觉满屋寒意，六人泣不成声，六位夫子中最为镇静的是谭嗣同，他一击掌：“诸位，先议救上之策，再图垂死之争，如救上有望，则维新有望吾辈有望，否则生死尽由天命。”

最后议决谭嗣同连夜带密诏，说袁勤王，杀荣禄，除旧党。

俟袁世凯看完密诏，谭嗣同面授机宜：两天后，袁世凯请训出京面见

皇上时，皇上将交朱谕一道，令袁世凯赴天津后带兵面见荣禄并宣读朱谕毕，将荣禄就地正法，袁世凯即代行直隶总督率新军入京，诛旧党、助新政。

袁世凯一听，这等风险，如何了得？圆滑老练的袁世凯却不动声色，只是对谭嗣同晓以利害：“仆以为如今之计以保全皇上为第一，天津为各国使节、商贾云集之地，若忽然间诛杀总督，官民不知其详，恐于皇上不利。且荣禄属下董、聂各拥重兵五万，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，仆之属下号称一万其实七千，能出兵上阵者六千，实非对手。恐在外一动干戈，京内哗然，皇上危矣！”

是夜，谭嗣同与袁世凯还有一番争议，说来说去，谭嗣同手中有笔而无兵，只能听袁世凯的，而袁世凯则坚持阴历九月皇上到天津阅兵时，待军队云集之际“皇上一寸纸条”，“杀荣禄如杀狗”，大事成矣！

最后，谭嗣同还是有点儿不放心，扔给袁世凯一番话：“报君恩，救君难，立奇功大业，天下事任公掌握，在于公；如贪图富贵，告变封侯，害及天子，亦在公，唯公自裁。”

袁世凯信誓旦旦：“仆三世受国恩深重，断不至丧心病狂，贻误大局，但能有益于君国，必当死生以之。”

谭嗣同信以为真，并称袁世凯为“奇男子”。

书生的天真在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，却落得了最惨烈的下场，从而也为书生玩不过兵家玩不过政客新添了一行滴血的注脚。

这是一个不再需要面纱的夜晚。

1898年9月21日黎明。

慈禧太后迅雷不及掩耳地突然出现在大内紫禁城，光绪闻报，匆匆整衣接驾，慈禧怒容满面，给了皇帝一个切切实实响亮的耳光。

慈禧要干脆得多，关键时刻一言不发出快招出损招，一巴掌把光绪和“新政”一起关进中南海瀛台。

慈禧再一次君临天下。

然后是兵丁满街横行，漏夜搜捕新党。

9月28日，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康广仁、杨深秀被绑赴菜